

家族、婚姻与道学: 《仙溪志·人物传》 中的社会关系*

李宗翰 郑 莉

一 前言

《仙溪志》成书于1257年,是极少数保存至今的宋代县级地方志之一。仙溪指南宋福建路兴化军仙游县(今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该地方志有一个特点,即特别注重地方家族及其人物。据陈尧道(1235年进士)为《仙溪志》所作序,此书乃时任知县赵与泌(生卒年不详)因“邑士有请”^①,命县尉黄岩孙(1256年进士)编纂而成。序文又言“于人物为尤重”,^②可见编纂此志之初,《人物传》部分就受到特别重视,这应该与“邑士”所请有关;而其中一项很重要的选择标准是他们在仕宦上的成就。

卷三特别为此列出一节“衣冠盛事”,根据“父子侍从”“四代侍从”“一门监司郡守”等类别,列举了同一家族子弟的仕宦成绩“今自宰执、侍从、台谏,至于家世科第,大书特书,以侈兹邑之盛事。”^③《仙溪志》不但重视个别的仙游地方人物,同时也重视这些人物的家族关系。其《人物传》的排列方式,也同样别出心裁,以家族为中心。例如《人物传》所列第一位人物是蔡襄,接下来就列举蔡襄家族中其他值得入传者五人,然

* 本文承郑振满教授阅读草稿,并提供宝贵修改意见,谨致谢忱! 唯文责自当由笔者自负。

① 陈尧道《序》,黄岩孙《仙溪志》,收于《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第8270页。

② 陈尧道《序》,黄岩孙《仙溪志》,第8270页。

③ 黄岩孙《仙溪志》,第8301页。

后才叙述另一家族。^① 这种编排人物传的方式，在其他地方志中并不常见。由此可知，以地方家族为单位的仕宦表现，是《仙溪志》致力呈现的重要面向。

因此，了解宋代仙游的地方社会关系网络如何影响本志的构成就成为研究此志的功能与意义所不可或缺的部分。《仙溪志》的编者，除了黄岩孙外，至少还有仙游地方士人苏国台（生卒年不详）、苏攀龙（生卒年不详）、黄尧俞（生卒年不详）等人。这些编纂者都是考察宋代仙游地方社会网络如何影响《仙溪志》内容的重要切入点。其中首先需提出的是黄岩孙曾编纂刊印朱熹与真德秀之著作，苏国台则拜潘柄为师，故两人都属道学人士。而从下文将会看到，这一点影响了他们编纂《仙溪志》时收录的内容。

在方法上，本文采用了“中国历史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与社会网络分析软件 Pajek 作为分析工具。^② 而在具体使用分析过程中，笔者使用的是 CBDB 单机版内建的“查询社会关系网络”（Query Social Networks）功能，^③ 并将年代设置为“960~1279”，将 Max Node Dist. 设为 1，将 Max Loop # 设为 3，并且勾选“Include Kin”。如此设置，是为了只检索社会关系距离为一度的人，然后按该社会网络做三次循环检索以扩大范围，而且设定这种查询项要包括亲属成员。输出查询结果之后，再用 Pajek 将查询结果绘成社会关系网络图进行分析。^④

需要注意的是，CBDB 并未完整收录宋代社会网络关系的信息，因此透过 CBDB 勾画出的社会关系网络，必然会受到它所收录资料的限制。^⑤ 本论文在方法上的取径，并非要完全相信与依赖 CBDB 所画出的社会关系

① 黄岩孙 《仙溪志》，第 8314~8316 页。

② Pajek 可以在以下网址下载，<http://mrvar.fdv.uni-lj.si/pajek/>。

③ 此处根据 CBDB 的 2015 年 2 月 2 日版本，下载自 <http://projects.iq.harvard.edu/chinese/cbdb/%E4%B8%8B%E8%BC%89/cbdb%E5%96%AE%E6%A9%9F%E7%89%88>。

④ 查询步骤的示范可在优酷搜索视频“CBDB 在线课程：2-6 查询社会关系网络”，网址：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wOTEzOTc0MA==.html?spm=a2h0j.8191423.item_XMTQwOTEzOTc0MA==.A.6Mk29h&f=26353417&from=y1.2-3.4.7。

⑤ CBDB 目前已收录人物信息的资料来源，请参见：<http://projects.iq.harvard.edu/chinese/cbdb/%E8%B3%87%E6%96%99%E4%BE%86%E6%BA%90>。

网络；而是在考虑到资料限制的情况下，以此工具为出发点，在合理的范围内进行推论。

二 《仙溪志·人物传》的家族

仙游在宋代为县级单位，属兴化军管辖，开发时间较晚，故《仙溪志·人物传》中所收人物始自九世纪末，其中唐代只有1位，五代则有8位。但此地宋代的社会发展速度显然很快，故《仙溪志·人物传》共收63位宋代人物，他们全为士大夫，且多数为进士出身，或以荫补入仕，可以说都是成功进入国家统治阶层的仙游地方士人。其中有59位在CBDB中收有资料，占93.65%，比例相当高。从图1可知，若使用CBDB进行查询，我们会观察到这些人其实可以区分为几个家族。

从图1可知，《仙溪志·人物传》中所收人物超过3位的家族有下列8个：傅氏家族（7人）、蔡襄家族（6人）、林正家族（5人）、林豫家族（4人）、朱氏家族（4人）、许氏家族（3人）、叶氏家族（3人）、苏氏家族（3人）。其他只有不足两位人物入传的家族，此处不列入讨论。图1很清楚地显示，仙游从宋代开始就发展出相当有力的宗族组织，其中傅氏家族与蔡襄家族的势力最可观。

然而《仙溪志·人物传》所收的人物无疑都是经过编者挑选后的，若要进一步分析其选择标准，就需要找出完整的宋代仙游的国家统治精英群体，并将两者进行比较；而《仙溪志·进士题名》列有相对完整的宋代仙游进士名单，正可作为比较的基础。

在进行具体分析前，有三点需要说明。

第一，本研究须从《仙溪志·进士题名》的371人中删去12人。其中3人为唐代人物，故应删去；1260年以后的进士有9人，显为后人增补，也应删去。故在1257年编纂成的《仙溪志》中，进士题名应收有宋代人物359人，这群人才是在分析编者如何挑选《仙溪志·人物传》的宋代人物时，所应参照的对象。

第二，并非所有列在《仙溪志·进士题名》中的人物都收录在CBDB中。《仙溪志·进士题名》中所收的宋代359人中，只有155人能在CBD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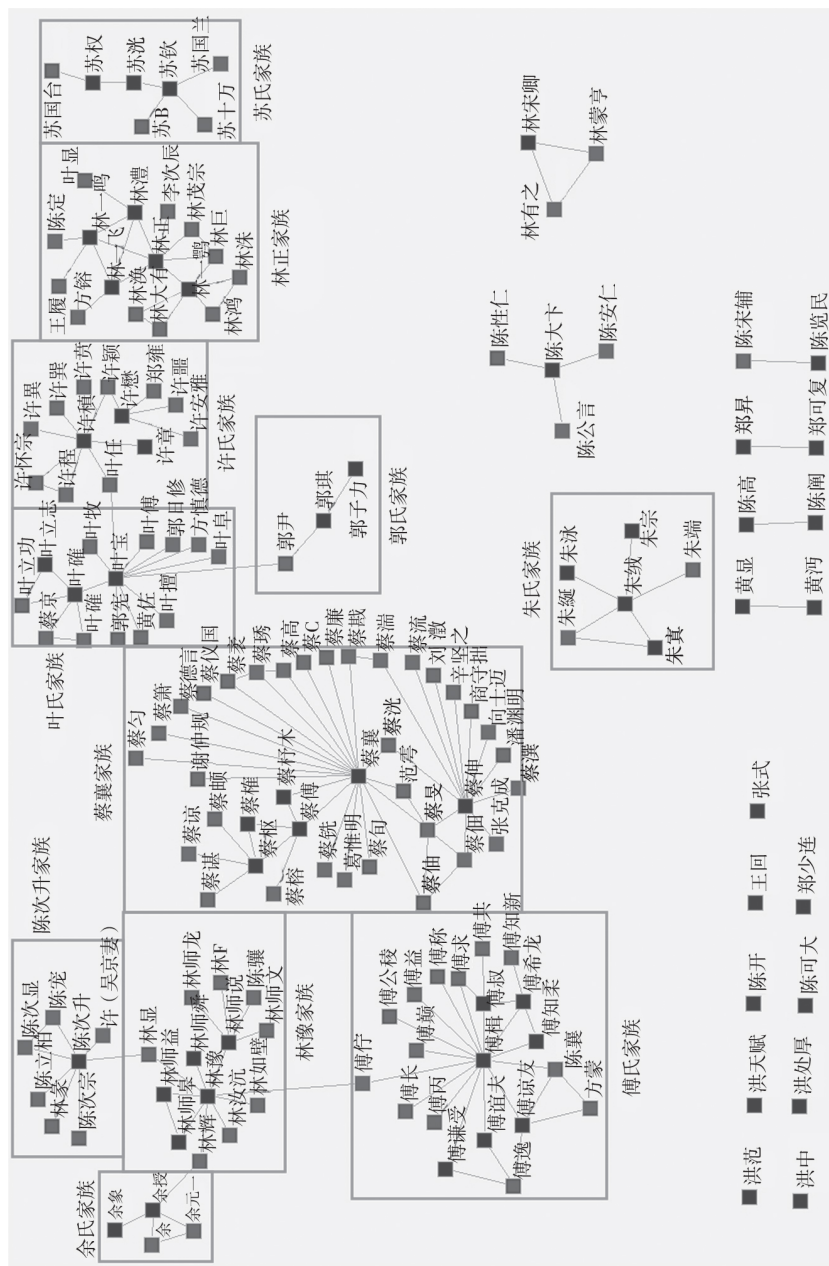


图1 《仙溪志·人物传》所收人物之亲属关系图

* 图中姓后加英文字母者(如“林F”)为CBDB最初建立者郝若贝所输入的资料。当时他无法确定其名,故暂以英文字母标示。部分无名者情形与之类似。图2同此。

中找到, 仅及 43%; 不过, 这 155 人的数据也已相当可观, 对观察宋代仙游的进士群体属性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故本研究依据 CBDB 所收录的 155 人来与《仙溪志·人物传》进行初步的比较分析。

第三, 《仙溪志·进士题名》中未收荫补入仕者, 但这群人也属当地的国家精英群体, 甚至在仕宦上也有杰出的成就。由于缺乏宋代仙游荫补入仕的完整名单, 因此这些人在本研究中没有进入对宋代仙游国家精英群体的分析讨论。然而《仙溪志·人物传》所收 63 位宋代人物中, 荫补入仕者共有 10 位, 占 15.87%, 数量其实不算少, 且《仙溪志》又收有这些人的亲属关系信息, 正可对我们的比较分析进行补充, 使我们对宋代仙游的地方家族势力分布有更清晰的认识。但这部分不属于使用 CBDB 分析的范围, 本文不拟讨论。

若我们同样对《仙溪志·进士题名》中的人物, 利用 CBDB 分析其亲属关系, 则可获得图 2 的关系图。从图 2 可以看出, 宋代仙游产生的进士, 主要也是集中在几个家族。根据 CBDB 的资料, 宋代仙游产生过 3 位以上进士的家族, 包括蔡襄家族 (17 人) 与蔡京家族 (7 人)、傅氏家族 (17 人)、许氏家族 (12 人)、叶氏家族 (11 人)、余氏家族 (7 人)、林纬家族 (6 人)、林豫家族 (5 人)、林正家族 (5 人)、陈骥家族 (5 人)、陈次升家族 (4 人)、朱绂家族 (3 人)、苏钦家族 (3 人), 共 13 个家族; 其中蔡襄家族与蔡京家族实属同一支蔡氏家族, 故亦可算为 12 个家族。这些家族共同构成了宋代仙游的国家统治精英阶层, 并且由于能不断产生进士, 而得以长期维持其地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对于在《仙溪志·人物传》中原本看似各自独立的几大家族, 在《仙溪志·进士题名》所提供的名单中, 利用 CBDB 则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以下家族之间存在着亲属关系: 傅氏家族、林豫家族、余氏家族、陈次升家族、陈骥家族、许氏家族、叶氏家族、林正家族、蔡京家族。易言之, 在宋代仙游的 12 个重要家族中, 至少有 9 个家族透过婚姻关系联结在一起, 共同构成了仙游地方上的精英阶层。

将图 1 与图 2 进行比较, 可整理出表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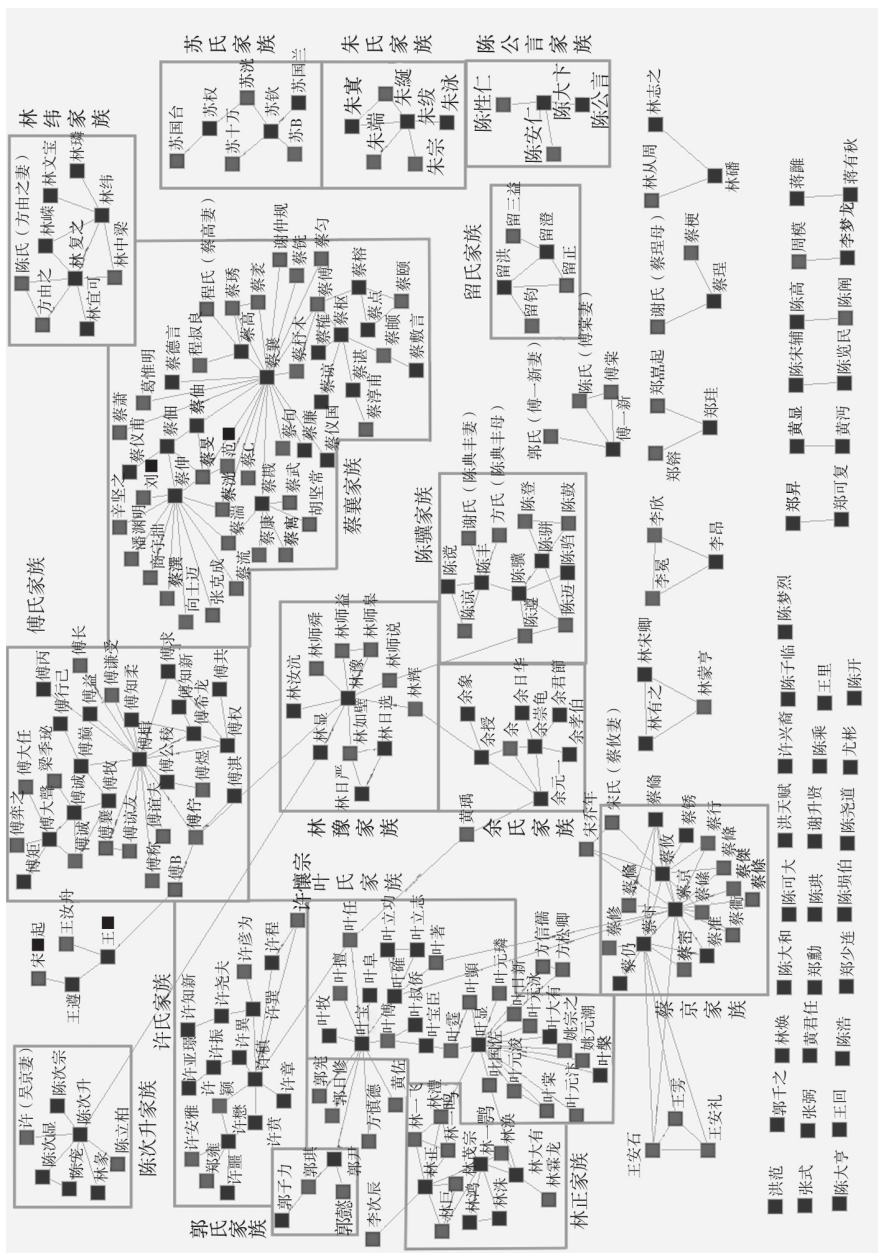


图2 《仙溪志·进士题名》所收人物之亲属关系图

表1 《仙溪志·人物传》与《仙溪志·进士题名》所收家族人数比较表

所收家族	CBDB 所收《仙溪志· 进士题名》人数	CBDB 所收《仙溪志· 人物传》人数	入传比率 (%)
蔡襄家族	17	6	35.29
蔡京家族	7	0	0
傅氏家族	17	7	41.18
许氏家族	12	3	25
叶氏家族	11	3	27.27
余氏家族	7	2	28.57
林纬家族	6	0	0
林豫家族	5	4	80
林正家族	5	5	100
陈骥家族	5	0	0
陈次升家族	4	1	25
朱氏家族	3	4	133
苏氏家族	3	3	100

从表1可以看到，宋代仙溪的地方家族出现在《仙溪志·人物传》中的人数，与其家族之中举人数并不一定有正比关系。若按入传比例来分，这些家族大体可分为四组。

第一组为蔡襄家族与傅氏家族。这两个家族应该是宋代仙游势力较强的地方宗族，他们产生过足够多的仕宦人才（入传的客观条件），在地方上也有足够大的权势（入传的主观条件），故这两大家族在《仙溪志·人物传》的入传情况，当可作为一个参考指标。蔡襄家族与傅氏家族在CBDB所收的进士题名中各有17人，而收入人物传的则各有6人与7人，比例分别是35%、41%左右。

然而有些家族的入传比例明显低于此。如第二组的许氏家族、叶氏家族、余氏家族、陈次升家族在CBDB入传人数所占进士题名单中家族人数的比例均为25%~29%。而第三组的林纬家族、陈骥家族甚至全无入传者。

也有一些家族入传比例明显高于此，这些家族可归为第四组。如林豫家族为80%，林正家族、苏氏家族均达100%，朱氏家族达133%。

以下将以上述观察为基础，利用CBDB从社会关系网络的角度，对影

响《仙溪志·人物传》所收人物得以入传的因素，进行一些分析，试图了解造成《仙溪志·人物传》中诸精英家族非等比例入传的原因，并将重点集中在分析入传比例悬殊的（包括过高与过低）家族。

三 家族成员出现比例过高者

苏氏家族的进士人数与入传人数之比达到 100%，应该是与参与《仙溪志》编纂的苏国台有关。从图 1 与图 2 的右上方都可看到，苏国台属于当地苏氏家族的一分子，此一家族产生了苏欽、苏权、苏国兰 3 位进士，而有苏欽、苏洸、苏权 3 人入传。若再进一步追查 CBDB 中的亲属关系，我们就会发现，入传的 3 人苏欽、苏洸、苏权实为祖孙三代，其中苏洸是以苏欽而荫补入官；而苏国台则是苏权之子。这些关系，也都记录在《仙溪志·人物传》中。^① 若读《仙溪志·人物传》中关于这 3 人的部分，除苏欽曾受张浚赏识，并曾官至转运使外，苏洸、苏权实无甚事迹可言。这不禁让人怀疑，只产生过 3 位进士的苏氏家族，竟能有 3 位人物入传，恐与苏国台参与《仙溪志》之编纂不无关系。

可惜在现有的 CBDB 中，并无苏攀龙、黄尧俞等其他参与编纂者的数据，因此我们无法按照数据库内容推论他们与《仙溪志·人物志》中的内容是否有任何关系。

此外，林豫家族与林正家族的入传比例也都偏高，原因可能与其家族成员属于道学群体有关。以林豫家族为例，图 3 为林豫家族成员的社会关系图。

从图 3 可知，CBDB 所收关于林豫家族社会关系的资料并不算多，除林豫以进士入仕外，其他 4 人（师舜、师益、师说、师皋）均为林豫之子，且应该都是依赖林豫荫补才得以入仕。^② 然而从图 3 仍可看出林师说与林光朝、赵鼎有某种社会关系。林光朝（1114～1178）为兴化军莆田县人，同时也是道学家。《宋史》称“南渡后，以伊、洛之学倡东南者，自光朝始”^③，可知林光朝在南宋提倡道学的地位。而赵鼎（1085～1147）则

① 参见黄岩孙《仙溪志》卷四，第 8329 页。

② 参见黄岩孙《仙溪志》卷三，第 8323～8324 页。

③ 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第 12862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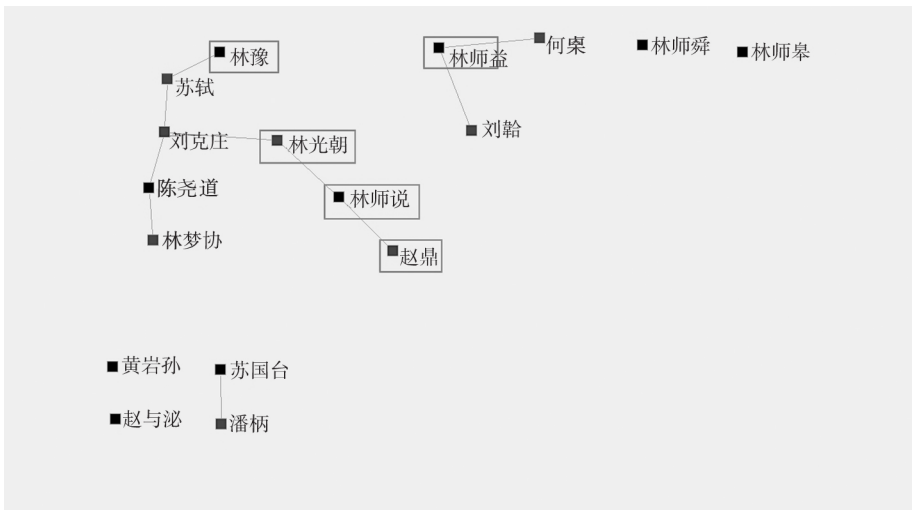


图3 林豫家族之社会关系图

是和道学家关系友善的政治人物。林师说与两人同时，且与林光朝关系颇为密切，甚至还请林光朝修订自己的墓志。^① 由此可以推知林师说至少同样是道学的同情者。此外，虽然从图3 看不出来（因CBDB所收信息之深度仍然有其局限），但从《仙溪志》可知，林师益曾获杨时推荐，其子林日选亦拜另一位理学家陈宓为师，^② 故此一家族可能与道学关系较为密切。

宋代仙游之家族成员入传比例与此家族的道学关系相关，还可以以入传比例最高的朱绂家族做旁证，但这部分则需要补充CBDB以外的资料。由此可清楚看到目前CBDB所收录资料的局限在于，传记数据内容的深度仍有待强化。图4为CBDB所见朱绂家族之社会关系。

我们无法从图4 看出朱绂家族太多的社会关系，更无法判断此一家族是否与道学群体有关。另外，CBDB中关于朱绂家族成员之社会关系的欠缺，也多少反映了此一家族的后代发展并不特别突出。但《仙溪志·人物传》中的朱元飞传记透露了很有意思的信息。朱元飞为朱宗之子，应该是靠父荫补官；而朱宗则为朱绂之子，亦是靠父荫补官。朱元飞本无甚事迹可言，根据《仙溪志·人物传》的记载，他最大的事迹，应该就是“公

① 参见黄岩孙《仙溪志》卷三，第8324页。

② 参见黄岩孙《仙溪志》卷三，第832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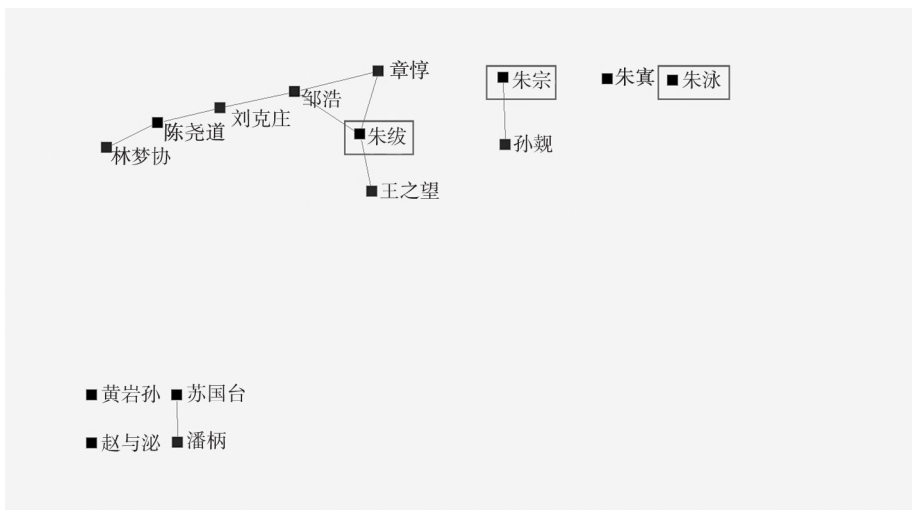


图4 朱绂家族之社会关系图

(朱元飞) 丞同安时，文公（朱熹）为簿，因通族系；子滚，广东帐管，涓、泚俱游其门。其家藏文公往复墨迹尚存。族孙泳，分居紫阳。”^① 俨然就是将朱绂家族描写成朱熹家族的同宗，并特别强调其家与朱熹的关系。故可说《仙溪志》对朱绂家族的表彰，同时也是在强调仙游与朱熹的关系，藉此增添仙游的光彩。^②

仙游地方人士对朱氏家族特别留意的另一条线索，是《人物传》中朱泳的传记。正如前文所述，《仙溪志·人物传》的编排方式，是以家族为中心，而朱泳为朱绂之孙朱元飞的族孙，本应列在朱绂家族中叙述，但却出现在《人物传》的最后，与其他朱氏家族成员相隔甚远。按照《仙溪志·人物传》的编排体例来看，此条很可能为后人添入。不论朱泳传是因何进入《人物传》，它的出现就已足以表明当时仙游地方人士对朱氏家族的兴趣。且朱泳传中还附带记录其侄子朱首谅、朱颖之两人事迹，直到两人致仕为止，时间可能已到十三世纪中期。当时仙游地方人士对朱氏家族

① 黄岩孙 《仙溪志》卷三，第8320页。

② 利用朱熹的名声为地方增添光彩的事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另一个浙江的例子可参见 Sukhee Lee, “Zhu Xi Was Here: Family, Academy, and Local Memory in Later Imperial Dongyang,” *Journal of Song – Yuan Studies*, No. 41 (2011), pp. 267 – 293. 清代福建的例子亦可参见郭尧岭 《朱熹与金门》，金门县文献委员会，1974。

的兴趣，在此又得到另一个证明。

故根据 CBDB 的社会关系图以及《仙溪志·人物传》的数据可以推测，造成宋代仙游某些地方家族在《仙溪志》中入传比例偏高的一个重要因素，很可能是该家族与道学关系密切，这也反映了南宋后期理学成为主流后的整体社会文化氛围。

四 家族成员出现比例过低者

在地方上有权势地位的家族较一般人更易入传，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因此在《仙溪志》中蔡氏家族、傅氏家族都有多人入传。但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图 1 与图 2 显示的蔡氏家族。虽然蔡襄家族与蔡京家族同属一个宗族，^①且两支都产生过不少进士，但很有意思的是，在《人物传》中，入传的全为蔡襄一支的成员，蔡京这支宗派的人物则完全不载。这应该与蔡京及其家人支持新法，并在南宋士人舆论中沦为奸臣角色的历史背景有关。^②《仙溪志》中提及蔡京的次数极少，且均是以奸臣的形象出现，例如《仙溪志·人物传》中的陈次升，其正直形象的来源之一就是批评蔡京“奸谋凶险，阴害良善”。^③可见在南宋后期，即使是仙游人也需要跟蔡京划清界限。根据 CBDB 所收的《仙溪志》编者黄岩孙之社会关系，他与道学人士有较密切的关系，曾经编辑过朱熹与真德秀的著作，属于道学人士，这一点应该多少也强化了蔡京及其家人在《仙溪志》遭到刻意忽略的因素。

此外，林纬家族与陈骥家族虽然均产生过一定数量的进士，但却无人入传。林纬家族的问题可能在于他们的人脉不够强。在 CBDB 搜寻林纬家族社会关系的结果为零，这一方面当然反映了 CBDB 本身数据收录深度不足，但一方面也说明林纬家族社会关系的广度与强度亦应有其限度，所以不容易找到相关史料。

CBDB 虽收有一些陈骥家族的社会关系，但数量并不多。从图 5 陈骥

① 参见黄岩孙《仙溪志》卷三，第 8303 页。

② 参见 Charles Hartman, “A Textual History of Cai Jing’s Biography in the Songshi,” in Patricia Buckley Ebrey and Maggie Bickford, eds., *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 pp. 517 – 564.

③ 黄岩孙《仙溪志》卷四，第 8318 页。

家族之社会关系图可以看到，具有进士身份的五位陈骥家族成员中，有三位在 CBDB 中并无任何社会关系的资料；而列有社会关系的两位分别为陈骥与陈说。其中陈骥与三人有社会关系：李邴、张读、蔡京。其中李邴与张读应该都是官场上的朋友，但具体关系如何并不清楚。而陈骥与蔡京的关系，在 CBDB 资料中显示是“不和”“拒绝会面”，属于负面的关系。易言之，这三位可能都没有与陈骥建立特别密切的实质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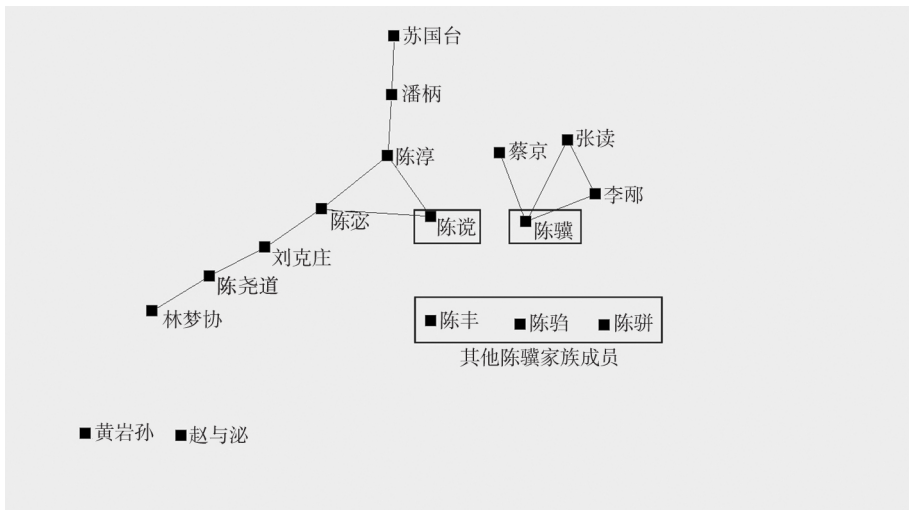


图5 陈骥家族之社会关系图

CBDB 列有社会关系的另一位是陈说，其来往的两位对象分别为陈淳与陈宓，均为道学家。但若细究他们的关系，陈淳只是曾经回信给陈说，而陈宓亦只是曾为陈说写祭文，关系似乎比较一般，很难据此推断彼此之间是否有更具体的实质关系，也无法判断陈说是否属于道学群体。易言之，陈骥家族的社会关系可能与林纬家族差不多，一方面并无特别深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又不属道学群体，因此在《仙溪志·人物传》就没有入传。

结 论

从 CBDB 所收录的信息可以看到，影响《仙溪志·人物传》收录人物的因素，除了本人是否具备一定的功名与事迹之外，至少还跟三项因素有关系：与编纂者是否有关系、在仙游的社会关系网络是否密切、是否为道

学群体的成员。

当然，这个结论并不是研究的结束，而应该是研究的起点。利用 CBDB 使研究者能够相对容易地观察到一些群体现象，然后再进一步追问这些现象的历史意义。本文对《仙溪志·人物传》的分析也是如此。例如道学群体成员较易入传，除了符合当时社会整体文化脉络外，对于南宋末期的仙游士人阶层是否还有其他意义？他们刻意拉近仙游与朱熹的关系，是否反映了当时仙游士人对地方认同意识之建构？《仙溪志》作于 1257 年，其时道学已经成为学术主流，福建尤为重镇，但仙游县却始终没有出过一位重要的道学家。很可能就是因为意识到此一缺憾，《仙溪志》的编纂者不断透过间接的方式为仙游县与道学建立联系。其一是透过知名道学家之口称许地方士人，如林澧之传记称“朱文公喜其操行，刮目待之，书问往复，相期甚厚。”^① 其二是指出地方士人师承程朱理学，如苏权传记称：“时南轩先生为帅，尝执经从学。”^② 而《仙溪志》编者之一苏国台，出现在苏权传记之末，同样也是强调其程朱理学的师承“子国台，从潘瓜山柄受学。”^③ 而潘柄为朱熹门人。^④ 这些迹象显示，《仙溪志》的编者似乎有意识地想在这部地方志以道学来塑造仙游县的地方传统，从而在地方上建构一种认同意识。这些推论是否能够成立，都是需要继续追问的问题，绝非单凭 CBDB 就能解决。一旦涉入历史意义和历史解释，传统史学训练还是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从这次研究也可以看到一些地方志能提供比 CBDB 目前所收更丰富的人物传记信息，不但是人数的增加，同时也包括亲属关系与社会关系信息的深入。《仙溪志·进士题名》中所收的 371 人中，只有 155 人能在 CBDB 中找到；而且《仙溪志》对于这些人的亲属关系、社会关系收录了相当丰富的资料，研究者在利用 CBDB 的过程中应该同时参考。可喜的是，CBDB 目前正系统地收录大批地方志中的人物职官信息，可以预见此项工作完成之后，CBDB 在研究上的实用性将会提升至另一层次。

① 黄岩孙 《仙溪志》卷四，第 8328 页。

② 黄岩孙 《仙溪志》卷四，第 8329 页。

③ 黄岩孙 《仙溪志》卷四，第 8329 页。

④ 参见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卷六十九，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第 760~761 页。

第三辑作者研究或学习单位索引

(按姓氏笔画排序)

- 王 申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历史系
叶 炜 北京大学历史系
朱博宇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历史系
刘后滨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孙继民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李宗翰 金门大学闽南文化研究所
李鸿宾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李裕民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吴铮强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
张小贵 暨南大学历史系
张邦炜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张亦冰 北京大学历史系
陈志坚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
庞晓林 暨南大学历史系
郑 莉 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
赵冬梅 北京大学历史系
胡耀飞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徐力恒 哈佛大学
梁太济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
魏 峰 浙江省杭州市社会科学院
魏希德 (Hilde De Weerd) 莱顿大学 (Leiden University)